

# 孟嘉伟和奚雅在短暂冷战后和好了

4



李锦星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大学教授季帆自认是个成功男人,他的妻子羿小羽则时刻有种危机感,因接了别人打给丈夫的一个无声电话,心生嫉妒,行为过激,致使车祸发生。两车相撞,季帆几乎没受伤,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妻子却严重受伤,昏迷四天四夜,并因此做了整容手术。容貌的改变让羿小羽的事业有了新的拓展。于是,丈夫和妻子的位置发生了颠倒……

[上期回顾]

季帆向昏迷中的妻子忏悔了那晚的行为。那天,他和杨凌都喝多了,但是在宾馆的房间里,残存的理智战胜了肉欲,他没有和杨凌发生关系。出车祸那天早上,羿小羽接到的电话的确是杨凌打来的。季帆为自己一时的迷失感到后悔,在他的忏悔声中,羿小羽有了知觉。两个月后,羿小羽出院了,出院前,她做了整形手术。

情感天空

## 羿小羽的工作总是出现失误

季帆哄睡女儿,走进卧室,上了床,背倚靠在床头,招呼羿小羽,过来。

羿小羽侧过身照例把头枕在丈夫的腿上,季帆双手捧住妻子的头顺着穴位和脉络,轻轻地按摩起来,自从车祸后,羿小羽经常头疼,而且添了失眠的毛病,医生建议她平时和临睡前经常做些头部按摩,加速血液循环,促进组织再生,毕竟是受过重创的部位,修补再好也不如原先长就的运转灵便。

羿小羽不知道自己该感谢这场车祸还是该诅咒这场车祸,车祸让她死而复生,并带给她梦寐以求的一张美丽的脸,但是车祸同时也损伤了她的大脑,现在的她不但对出事的瞬间失忆,而且她对数字也不再敏感。

伤好上班以后,她已经连续出现了几次失误,储蓄所出现的账目不平,大都因为她记错了数字,或者添错了科目,连累大家加班,尽管同事们理解,但是羿小羽也很内疚,她感觉自己越来越不适应现在的工作了。

我想换工作,你说行吗?羿小羽闭着眼睛问季帆。

换工作?和领导说了吗?季帆问。

没有,我不打算先和领导说,我们支行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不和数字打交道的工作。

那你想怎么着?我想调走或者辞职。

系统内调动我们可以想想办法,辞职不可取,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今再找银行这样有保障的单位别说你,连新毕业的大学生进去也难,何况你一没学

历,二没特长,三身体也不行。

照你这么讲,我该下岗了?如果你要真感觉工作吃力的话,可以办病退,回家休养,我想我还是有能力让你和末末很舒服地活着的。

我又没残废,干吗病退?反正我得换工作,不管想什么办法。困意袭来,羿小羽沉入梦乡。季帆把妻子的头轻轻放到枕头上,帮她盖好被子,伸手关了床头灯。黑暗中,季帆双手垫在脑后,陷入了沉思。

妻子对数字的迟钝季帆早就知道,没出院时,医生就告诉他要有心理准备,脑子受伤不同于身体其他部位受伤,比如骨头伤了可以接上,不能接的截肢,病人也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少了什么,但是脑子受伤就不同了,有些脑子受伤的人当时就表现出明显症状,有些人则是在以后的生活中逐渐出现症状的,羿小羽就属于后者。

## 孟嘉伟的工作就是伺候客户

孟嘉伟在京的工作开展得不如想象的顺利。

今天孟嘉伟招待的是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的女主管一家,女主管还带来了儿子所在幼儿园的园长一家,据说那是京城一家条件和设施最好的幼儿园,孟嘉伟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既要招待好女主管更要招待好园长一家。按照事先约定好的,孟嘉伟带他们去了京郊一个高尔夫球场,安排好两家男女主人去打球,孟嘉伟则负责照顾起两个孩子。

招待完女主管,回到办事处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孟嘉伟洗漱完毕,想给父母打个电

话,看了看时间,担心父母已经睡下了,转而拨到家里。奚雅在家里正在上网打双升,接了电话问,今天又招待谁了?

孟嘉伟不想浪费电话费说工作上的事情,没有接话茬,问,爸妈那里没什么事吧?

电话那头的奚雅听起来觉得他好像在遮掩什么,没好气地说:你忙得连给爸妈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吗?

一句话噎得孟嘉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不想和她吵,他今天的心情本来就不好,他知道她连约了好几次他都没时间,可是他确实在工作啊,别人不理解他,她应该理解他啊,停了片刻,孟嘉伟说:你还没睡?做什么呢?我能做什么?这里又没有夜生活,也没有酒吧,也不能桑拿……

孟嘉伟越听越不对劲,打断她说:你有完没完?我这么干为什么?

我哪儿知道你为什么?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孟嘉伟生气地关掉手机,顺手扔在了一边,他不知道奚雅怎么变成了这样,毫无理性,在家的時候,她不是这样的人啊!再说当初也是她支持他来的啊?如果连她都不能理解他,他的奋斗还有什么意义?

## 羿小羽换了新工作

季帆真是把羿小羽想调换工作的事情放在心上。

季帆几乎找遍了所有和银行沾上边儿的同学和朋友,给妻子调动工作的事还没一点谱。隔行如隔山,季帆这才知道从学校这个象牙塔想要够着银行的金山没有孙悟空的三头六臂是不行的。

这天羿小羽下班回来兴冲冲地告诉季帆,她的工作调换

了,说领导照顾她让她负责支行里的资产保全工作。季帆问,什么是资产保全?

羿小羽告诉他,就是清理不良资产,追回那些恶意欠款,保全银行的合法资产。

欠款干吗还恶意?季帆不明白。

恶意你不懂?还教学生呢?羿小羽嘲笑他,恶意就是开始借的时候就没打算还!说白了就是诈骗!当然了,这里面也有些亏本无力偿还的。

季帆一听急了,媳妇,咱不干这个,咱辞职!干这差事应该用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他让你去干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没意思呗!你不知道,我们行原来有个副行长主抓这事,能清的基本清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些钉子户,行里现在的意思是能清多少是多少,我们组一共三人,有两个棒小伙归我领导,另外再给我们配辆车,我又不是单枪匹马,你放心吧放肚子里吧,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你同意干了?季帆问。

当然同意了。我愿意干点有挑战性的工作,不想整天坐在柜台前坐得屁股生茧。

你同意我也不拦你,但是我要持保留意见,干之前咱们得约法三章。

呵呵,你比我们头还事多。

那当然,他跟我一样吗?你是我老婆,我首先对你负责,他是你上司,他首先对工作负责。

好好好,你说,我看我能接受吗?

安全第一,工作第二,三过了下班时间无论你多忙必须让我知道你的行踪,你没时间或者不方便,必须交代同事转告我。你答应这三条,我默认你的选

# 崔海燕想到离开监狱的办法中只有越狱是捷径

2



山风 著  
南京出版社友情推荐

故事叙述的是前刑警、商人崔海燕因金融诈骗罪被判入狱十五年。自入狱之初,他就处心积虑策划越狱。他以其熟悉监狱的优势赚取了警官的信任,在关键岗位上从容地实施越狱计划。然而,注定他就是注目焦点,他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关注:警察、犯人,有许多眼睛在盯着他。他的越狱计划实施困难重重。当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入狱真相后,他加快了越狱步伐……

[上期回顾]

崔海燕曾是一名警察,父亲就是监狱民警,后来崔海燕下海经商,因为虚开增值税发票而入狱,刑期十五年,但崔海燕总觉得自己是被人陷害的,但陷害者是谁,陷害动机是什么,他始终没想明白。于是,他一直隐忍,想着如何提前出狱。

刑侦小说

## 为香烟和“老鼠”起冲突

他不是单纯追求自由,而是要出去查明事件真相,揪出黑手,还自己一个公道的同时换取自由。提前活着出狱的通行办法有:减刑、假释、保外就医。

减刑和假释需要在法定服刑年限基础上才有可能提前释放,而保外就医则不受服刑期限限制。十五年刑期,蹲两三年没问题,如果蹲十年八年才能出去,他是等不得的。他很想办保外就医。听说现在的政策很紧,仅仅撒钞票不一定能办成保外就医。办保外行不通,那就得用非法手段出去——越狱。

他对看守所和监狱都很熟悉。在这两个位置,看守所是完全封闭的,高等级戒备,不容易跑出去;而监狱外紧内松,却是最容易的逃跑场所。在看守所与监狱之间,押送途中也是逃跑选择之一。从看守所出来,眼瞅着武警警觉的眼神和手里的武器,他放弃了在押送途中逃跑的念头。

起床铃声突然叫嚣,崔海燕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跃起,他睡眼惺忪揉了揉眼睛,从上铺爬下来。

崔海燕把自己的被褥叠得有棱有角后,提上洗漱用具,与其他新犯人一起上公共洗漱间。

然而,洗漱间人声鼎沸熙熙攘攘,根本没给他们新来犯人的空间。他们怯生生地等待空当。大头提着用具大摇大摆地随后跟到,一名犯人见到大头,对身后埋头刷牙的犯人说:“我说你牙,你那牙齿用不着刷这么久吧,给头儿让开。”“公公你说什么?”被叫做板牙的正使劲用牙刷刮着大板牙呢,他抬头寻找大头,嘴里发出嗯嗯声,让开位置,大头上去补位。等大头洗完脸,发现崔海燕他们还在原

地站着,他拉住一个要离开的人,“老鼠,你给新犯人找空位。”大头去了,老鼠得令为崔海燕几位张罗洗漱位置。

洗漱完毕,崔海燕对老鼠说:“谢谢啊!”

“红口白牙,拿什么谢啊?”老鼠没领情。

吃了早饭,崔海燕准备出工到车间。崔海燕仍是习惯性地站在大门,将车间布局和景象先记入脑中,然后茫然地跟着大头接受车间带班民警分配任务。大头溜达了,被留下的崔海燕几位新犯人站在指点位置,观摩老犯人传授缝纫基本功。

一名提着对讲机领导模样的警察走来,注意上新来的崔海燕。“你,叫什么?”旁人告诉崔海燕这是教导员。教导员听说崔海燕是新人就找他谈话。

出了办公室,崔海燕与老鼠撞了,他点头示意。“你还没谢我呢!”老鼠还没忘记向崔海燕索要酬劳。“哦!”崔海燕从怀里掏出香烟,刚想抽出一支孝敬老鼠,被老鼠一把夺走整包。“你……”

“我什么啊?这是老子看得起你才接你一包。”老鼠瞪起小眼珠,“不愿意?还给你!”

“别,你拿着吧,我还有呢。”崔海燕继续采取忍让策略。

“什么事啊?”背后传来教导员的声音。“没事的,教导员。您忙!”崔海燕替老鼠打了圆场。

教导员走后,老鼠满意地说:“你小子还行,老子看中你了!”

老鼠这句话唬得崔海燕一愣一愣的,摸不着头脑;这老鼠究竟是什么角色?谁监组长是大头,监房就数大头是老大了。按照以前农场惯例,车间有调度、生产组长和安全员等重要角色,也算是车间头了,难道老鼠在车间担当某个要职?可是,在监房里,大头洗着脸,瞧老鼠那奴才般表现,

不难看出老鼠十有八九是个小鱼小虾角色;而这小鱼小虾也绝非简单的倚老卖老之辈,或许背后有人撑腰,才如此猖狂。他小心翼翼地回答:“谢谢哦!”

老鼠喜滋滋而去,崔海燕回到刚才的观摩现场,大头问:“刚才教导员找你了?”

“是的,组长。”崔海燕又习惯性地摸香烟,发现香烟没了,缩回手。

“找什么?”大头问。

“我想找香烟。”

“你的香烟呢?忘带了啊?”

“不是,是……给老鼠拿走了,不好意思,没烟给您抽了。”

“这狗日的胆子不小嘛!”大头扯开喉咙骂着,“我找他去!”

“算了,组长。”崔海燕拉住大头。

“你小子心太好,当心被人当猴子耍。”

“老鼠在什么岗位啊?”崔海燕顺势要问个明白。

“他狗日的是学习组长。你以为他混得好?”大头不干不净地骂着,“以后做什么事你得先问问我。”崔海燕估摸大头不一定是出于好心而帮助他,大概是因为老鼠抢了他风头而心里不平衡。他恭敬地回答:“谢谢组长关怀!以后凡事我一定先请示您。”

蹲在地上混在犯人群中吃了中饭,崔海燕去洗碗,又撞上老鼠。

“你奶奶的,胆敢告我状,活得不耐烦了啊!”老鼠站在身边粗口骂道。“你说什么?你再骂一次?”崔海燕热血沸腾,咣当一声丢下盆,瞪圆了眼睛。

“你……”老鼠没想到新犯人也敢顶嘴,看着比自己高一截的崔海燕,他转身就走。

“你回来!”崔海燕想揪住老鼠,让他道歉,崔海燕一把拉住。

“谁叫我是新犯人?听说新犯人都是被人欺负的,忍着吧。”

“新犯人也别这么被人侮辱啊!”“老兄,看得出你也是过来人,被人使唤受得,被人侮辱受不得?进来的人有几个算是人的?都是牲口。”大头开导崔海燕。

“你说的,其实我比你知道的多,我……”崔海燕想说我就在监狱出生,难道不知道犯人间的游戏规则?但是,不能轻易让犯人知道他曾经是警察,因为,一旦有犯人知道,仇视警察的犯人会变相折磨他。在看守所,他想免遭苦头,亮明以前身份,结果被几个犯人整得塞进蹲坑里吃大便,那亏可吃大了。

## 为摸索环境找借口上厕所

利用短暂休息的时光,崔海燕装作悠闲地踱到窗口。

窗外外竟是围墙。崔海燕眼睛亮堂起来。回头再看背后,崔海燕发现车间一面处于路口,另一面与围墙接壤,两边都有大门做出口。靠近围墙出口,有一排二层楼房,与围墙大约有十米距离,看到现在还有犯人自由出入车间与那楼房之间,说明那楼房是属于本车间的。他回头,找到大头说要上厕所。

大头说:“你是直肠子,刚吃就拉?你和大脚去。”犯人是不能单独行动的,特别是新犯人更不能可以轻易独自离开众人视线,这些崔海燕都懂。

崔海燕不动声色地跟着大脚进厕所。大脚顺便小解,而崔海燕脱裤子蹲下。大脚滴滴答答后系上裤子,而崔海燕呢,零零落落滴了几滴尿外,没挤出一滴大便,还在使劲地排,憋得脸都红了。大脚说:“我在外面等你啊!”大脚出去,崔海燕提起裤子站起身,向后面窥视。

厕所后面是一条沟渠,围墙近在咫尺。望着五米五高的围

墙,崔海燕猜测围墙外是空旷地带还是房屋建筑,不觉出了神。

“崔海燕,你狗日的究竟想干吗?”突然一声呵斥,将崔海燕吓得一哆嗦,裤子掉到小腿,他掉转身子,发现大头站在厕所门口。“我听到后面有声音,就站起来望一眼。”

大头准许崔海燕和大脚上厕所,值班的分监区长发现不符合要求,命令大头纠正错误,跟着新犯人,于是大头跟过来。

“你狗日的是不是想逃跑?”大头狐疑地试探。

“组长,您开玩笑。逃跑是死路一条。想跑也跑不掉,何必自找麻烦!”崔海燕提上裤子系上腰带,面不改色地回答。

“别怪我没提醒你,在我们监狱在本车间,逃跑门都没有。”大头没在崔海燕脸上找到疑点,便不再追究。“对了,小便在车间,大便在这地方。”

跟着大头,与大脚回到车间。崔海燕被分监区长叫进办公室再次过一遍谈话程序。在学习现场,他主动请教技术,并上机操练,被巡视的分监区长看到,满意地对其他几名新犯人说:“你们主动点,尽快适应,早日上机。上机拿分拿奖励。”

目送大头离去,崔海燕转身,猛然发现大头在不远处冷眼观察他,他内心沉了又沉,有些尴尬地冲着大头笑笑。

“我经常在亚热带雨林里行路,我发现老哥你与那里的变色龙差不多。”大脚对崔海燕嬉笑。

“据我所知,变色龙是为了逃避天敌和捕食才变色的,本身没有危害哦!”崔海燕对大脚近乎贬义的评价并没有不快。“兄弟你经常去丛林干吗?”

“你忘记了?我是人贩子啊。从缅甸那里带女人到内地,不走丛林走边关成吗?”大脚回答。

奚雅本来想借吃饭不想接的,可看见婆婆公公的眼神,只得接了过来。

刚吃饭?孟嘉伟问。

嗯,你吃了吗?奚雅尽力使声音显得自然。

没有,这里天天盒饭,吃得我见就反胃,跟妈说这个周末我回去,我想吃饺子还想吃红烧肉,还特想吃——你。后面的一句话几乎听不见。